

当代日本政治的思想基础

【美】特索·纳吉塔 著
贺雷 译

The Intellectu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Japanese Politics

刘东 主编

西方日本研究丛书

江苏人民出版社



014005567

D093. 13

07

当代日本政治的思想基础

【美】特索·纳吉塔 著
贺雷 译

The Intellectu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Japanese Politics



D093 .13
07



北航

C1693434

刘东 主编
西方日本研究丛书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日本政治的思想基础/(美)纳吉塔
(Najita, T.)著;贺雷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3.6

(西方日本研究丛书)

ISBN 978-7-214-09796-5

I. ①当… II. ①纳…②贺… III. ①政治思想史—
研究—日本 IV. ①D09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47760 号

Japan: The Intellectu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Japanese Politics by Tetsuo Najita
Licens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Illinois, U. S. A.

© 1974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All Rights Reserve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3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Lt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0-2009-368

书	名	当代日本政治的思想基础
---	---	-------------

著	者	[美]特索·纳吉塔
---	---	-----------

译	者	贺 雷
---	---	-----

责 任 编 辑	周晓阳
---------	-----

责 任 监 制	陈晓明
---------	-----

装 帧 设 计	刘葶葶
---------	-----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邮编:210009
-------	--------------------------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	---

<http://jspph.taobao.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	--------------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	---	------------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	---	----------------

开	本	652 毫米×960 毫米 1/16
---	---	--------------------

印	张	9 插页 2
---	---	--------

字	数	101 千字
---	---	--------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	-----------------------------------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214-09796-5
---------	------------------------

定	价	15.00 元
---	---	---------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总序：西方日本研究丛书

这又会是一个卷帙浩繁的移译工程！而且，从知识生产的脉络上讲，它也正是上一个浩大工程——“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姊妹篇，也就是说，它们都集中反映了海外学府（特别是美国大学）研究东亚某一国别的成果。

然而，虽说两套书“本是同根生”，却又完全可以预料，若就汉语世界的阅读心理而言，这后一套丛书的内容，会让读者更感生疏和隔膜。如果对于前者，人们还因为稟有自家的经验和传统，以及相对雄厚的学术积累，经常有可能去挑挑刺、较较劲，那么对于后者，恐怕大多数情况下都会难以置喙。

或许有人要争辩说，这样的阅读经验也没有多少不正常。毕竟，以往那套中国研究丛书所讲述的，乃是自己耳濡目染的家常事，缘此大家在开卷的过程中，自会调动原有的知识储备，去进行挑剔、补正、辩难与对话。而相形之下，眼下这套日本研究丛书所涉及的，却是一个外在文明的异样情节，人们对此当然只会浮光掠影和一知半解。

不过，设若考虑到这个文明距离我们如此之近，考虑到它在当今国际的权重如此之大，考虑到它跟传统中华的瓜葛如此之深，考虑到它对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产生过如此严重的路径干扰与路径互动，那我们至少应当醒悟到，无论如何都不该对它如此陌生——尤其不该的是，又仅仅基于一种

基本无知的状态,就对这个邻近的文明抱定了先入为主的态度。

还是从知识生产的脉络来分析,我们在这方面的盲点与被动,至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长期政治挂帅的部颁教育内容所引起的。正如上世纪50年代的外语教学,曾经一边倒地拥抱“老大哥”一样,自从60年代中苏分裂以来,它又不假思索地倒向了据说代表着全球化的英语,认定了这才是“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国际普通话”。由此,国内从事日本研究的学者,以及从事所有其他非英语国家研究的学者,就基本上只能来自被称作“小语种”的相对冷门的专业,从而只属于某些学外语出身的小圈子,其经费来源不是来自国内政府,就是来自被研究国度的官方或财团。

正因此才能想象,何以同远在天边的美国相比,我们反而对一个近在眼前的强邻,了解得如此不成正比。甚至,就连不少在其他方面很有素养的学者和文化人,一旦谈起东邻日本来,也往往只在跟从通俗的异国形象——不是去蔑视小日本,就是在惧怕大日本。而更加荒唐的是,他们如此不假思索地厌恶日本人,似乎完全无意了解他们的文化,却又如此无条件地喜欢日本的产品,忽略了这些器物玩好的产生过程……凡此种种,若就文化教养的原意而言,都还不能算是完整齐备的教养。

与此同时,又正因此才能想象,如此复杂而微妙的中日关系,如此需要强大平衡感的困难课题,一旦到了媒体的专家访谈那里,往往竟如此令人失望,要么一味宣扬一衣带水,要么一味指斥靖国神社。很少见到这样的专门家,能够基于自己的专门知识和专业立场,并非先意承旨地去演绎某些话语,而是去启迪和引导一种正确的阅读。

那么,除了那两种漫画式的前景,更广阔的正态分布究竟是怎样的?总不至于这两个重要邻邦,除了百年好合的这一极端,就只有你死我活的另一极端吧?——由此真让人担心,这种对于外来文明的无知,特别是当它还是极其重要的近邻时,说不定到了哪一天,就会引发代价惨重的、原本并非不可避免的灾祸。确实,要是在人们的心理中,并不存在一

个广阔的理解空间，还只像个无知娃娃那样奉行简单的善恶二元论，那就很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作为一介书生，所能想出的期望有所改善的手段，也就只有号召进行针对性的阅读了，并且，还必须为此做出艰苦的努力，预先提供足够的相关读物；此外，鉴于我们国家的大政方针，终将越来越走向民主化，所以这种阅读的范围，也就不应仅限于少数精英。正是诸如此类的焦虑，构成了这套丛书的立项理由——正如在上一套丛书中，我们曾集中引进了西方自费正清以降的、有关中国研究的主要学术成果，眼下我们在新的丛书中，也将集中引进西方自赖肖尔以降的、有关日本研究的主要研究成果。

我们当然并不指望，甫一入手就获得广泛的反响和认同。回想起来，对于大体上类似的疑问——为什么满足理解中国的精神冲动，反要借助于西方学界的最新成果？我们几乎花去了二十年的不倦译介，才较为充分地向公众解释清楚。因而，我们现在也同样意识到，恐怕还要再费至少十年的心血，才能让读者不再存疑：为什么加强理解日本的途径，也要取道大洋彼岸的学术界。不过我却相信，大家终将从这些作者笔下，再次体会到怎样才算作一个文化大国——那是在广谱的意义上，喻指学术的精细、博大与原创，而并非只是照猫画虎地去统计专著和论文数量，而完全不计较它们的内在质量。

我还相信，由于这套丛书的基本作者队伍，来自我们二战时期的盟国，所以这些著作对国内读者而言，无形中还会有一定的免疫力，即使不见得全信其客观公正性，至少也不会激起或唤醒惯性的反感。此外，由于这些著作的写作初衷，原是针对西方读者——也即针对日本文化的外乡人——所以它们一旦被转译成中文，无意中也就有一种顺带的便利：每当涉及日本特有的细节和掌故时，作者往往会为了读者的方便，而不厌其烦地做出解释和给出注释；而相形之下，如果换由日本本土学者来处理，他们就不大会意识到这些障碍，差不多肯定要一带而过。

不待言,这面来自其他他者的学术镜子,尽管可以帮助我们清洗视野和拓宽视角,却不能用来覆盖我们自身的日本经验,不能用来取代我们基于日文材料的第一手研究——尤其重要的是,不能用来置换中日双边的亲历对话,以及在此对话中升华出来的独自思考。而最理想的情况应当是,一旦经由这种阅读而引起了兴趣和建立了通识,大家就会追根究底地上溯到原初语境去,到那里以更亲切的经验,来验证、磨勘与增益它们。

无论如何,最令人欣慰的是,随着国力的上升和自信的增强,中华民族终于成长到了这样一个时刻,它在整个国际格局中所享有的内外条件,使之已经不仅可以向其国民提供更为多元和广角的图书内容,还更可以向他们提供足以沉着阅读和平心思考这些图书的语境。而这样一来,这个曾在激烈生存竞争中为我国造成了极大祸害的强邻,究竟在其充满曲折与陷阱的发展道路上,经历了哪些契机与选择、成功与失败、苦痛与狂喜、收益与教训,也已足以被平心静气地纳入我们自己的知识储备。而借助于这样的知识,我们当然也就有可能既升入更开阔的历史长时段,又潜回充满变幻偶因的具体历史关口,去逐渐建立起全面、平衡、合理与弹性的日本观,从而在今后同样充满类似机遇的发展道路上,既不惧于提示和防范它曾有的失足,也不耻于承认和效仿它已有的成功。

我经常这样来发出畅想:一方面,由于西方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的剧烈冲击,也许在当今的世界上,再没有哪一个区域,能比我们东亚更像个巨大的火药桶了;然而另一方面,又因为长期同被儒家文化所化育熏陶,在当今的世界上,你也找不出另一块土地,能如这方热土那样高速地崛起,就像改变着整个地貌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一样——能和中日韩三国比试权重的另一个角落,究竟在地球的什么地方呢?只怕就连曾经长期引领世界潮流的英法德,都要让我们一马了!由此可知,我们脚下原是一个极有前途的人类文化圈,只要圈中的所有灵长类动物,都能有足够的智慧和雅量,来处理 and 弥合在后发现代化进程中曾经难免出现的应力与裂痕。

此外还要提请注意，随着这套丛书的逐步面世，大家才能更真切地体会到，早先那套连续出版了一百多种，而且越来越有读者缘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在其知识创化的原生态中，实则是跟这套“西方日本研究丛书”相伴而生的。作为同一个区域研究的对象，它们往往享有共通的框架与范式，也往往相互构成了对话基础和学术背景。而由此也就不难联想到，尽管西方的区域研究也在面临种种自身的问题，但它至少会在同一个地区谱系中，或在同一个参考框架下，把中日当作两个密不可分的文明，来进行更为宏观的对比研究——这就注定要启发我们：即使只打算把中国当作研究对象，也必须蔚成一种比对日本来观察中国的宽广学风，因为确有不少曾经百思不得其解的难题，只要拿到中日对比的大框架下，就会昭然若揭，迎刃而解。

最后，由于翻译此套丛书的任务特别艰巨，既要求译者通晓英文，又要求他们了解日本，也由于现行的学术验收体制，不太看重哪怕是最严肃的翻译工作，给这类唯此为大的学术工作平添了障碍，所以，对于所有热心参赞此项工程的同侪，我既要预先恳请他们随时睁大眼睛，也要预先向他们表达崇高的敬意；并且——请原谅我斗胆这样说——也为他们万一有什么“老虎打盹”的地方，预先从读者那里祈求谅解。当然，这绝不是一个“预先免责”的声明，好像从此就可以放开手脚去犯任何错误了。可无论如何，我们想要透过这套书提供的，绝不是又有哪位译者在哪个细节上犯下了哪类错误的新闻，而是许多译者经由十分艰苦的还原，总算呈现在图书中的有关日本文明的基本事实——无论知我罪我，我还是把这句老实话讲出来，以使大家的目力得以穿透细枝末节，而抵达更加宏大、久远和深层的问题！

刘 东

2009年8月16日于静之湖·沐暄堂

前 言

本书为当代日本提供了一个解释性的视角。它并非一部简明的日本史。对于普通读者来说,本书尝试向他们传达日本人在其历史、政治以及现代经验中所反映出来的复杂性和严肃性。这里提供的材料并不是新的。它们来自我过去几年的阅读以及我自己的一部分著作。正如注解中所显示的那样,这些都很容易在日本以及西方的专题文献中找到。从事日本研究的教师以及学生肯定会提供更多的素材或推荐其他的选项。希望这部著作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发新的讨论、进一步的研究,争论以及对文中观点的修订。

在写作类似题材的著作时,作者通常会花费很多时间来勾勒出一个主题。我的妻子艾琳娜从一开始就陪伴着我的精神之旅。这部书得以完成是和她在知识及思想上的帮助分不开的。我必须感谢那些同一研究领域的同事以及我在日本的老师和朋友。我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罗切斯特大学,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以及普林斯顿大学的远东问题座谈会上曾就我的写作项目的很多方面展开过讨论。在由美国人文基金会资助的一个关于日本思想史的系列研讨会上,罗伯特·贝拉, Harry Harootunian 和埃尔文·沙伊纳分别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芝

加哥大学的会议上对本书的各章节进行了广泛而全面的评述。在过去的几年里,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日本,三谷、佐藤诚三郎、石井城、新山茂树等教授都慷慨地为我提供他们的知识。1971年夏天在东京,坂井雄吉在本书的初期筹划阶段为我提供了很多帮助,后来见面时他还带给我很多很有价值的启示。在芝加哥大学我讲授的课程上,我曾在报告与讨论中涉及到本书的很多章节。我非常感谢那些朋友、同事以及学生,不用说,他们并不总是同意我的观点。

在最后准备手稿时,玛西卡·摩恩,帕特里克·葛莱和尾石朝子给了我非常慷慨的帮助,这让我非常感激。

目 录

总序：西方日本研究丛书 刘 东 1

前言 1

第 1 章 导论：一个观察现代日本的视角 1

第 2 章 德川时代的官僚政治遗产 15

幕藩官僚体制 17

德川时代日本的官僚意识形态 25

第 3 章 德川时代晚期的维新主义 39

水户学 41

作为行动伦理的理想主义：王阳明和国学 46

作为反抗的忠诚 54

第 4 章 明治时代对宪政及思想信念的探索 62

政治实用主义的胜利 63

宪政政府的建立 70

明治时代的新意识形态 77

第 5 章 20 世纪初期的政治变局与抗议行动 91

宪政和意识形态 92

大正社会中的政治批评:大众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及社会主义 101

20 世纪的维新主义 113

第 6 章 结语:日本超越维新 122

目 录

第 1 章 绪论:日本政治思想史概观

1

1.1 绪论:日本政治思想史概观

1.2 日本政治思想史概观

1.3 日本政治思想史概观

1.4 日本政治思想史概观

1.5 日本政治思想史概观

1.6 日本政治思想史概观

1.7 日本政治思想史概观

1.8 日本政治思想史概观

1.9 日本政治思想史概观

1.10 日本政治思想史概观

1.11 日本政治思想史概观

1.12 日本政治思想史概观

1.13 日本政治思想史概观

1.14 日本政治思想史概观

第 1 章 导论：一个观察现代日本的视角

对于西方人来说，日本的形象有些暧昧。1 亿人被观察到生活在四个小岛上（本州、九州、四国和北海道），它们的面积加起来大体和加州差不多。这些岛屿矿产贫瘠。尽管环境如此不利，但日本人还是在技术和工业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这在很多人眼里是真正了不起的成就。对另外一些人来说，日本又兼具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各种最不好的特征，他们了解西方法律以及宪法程序但又他们在建设国家“公司”的时候改写它们。这种观点经常出现在一些极其以自我为中心的美国人的话语中，“我们到底打造了一个什么国家？”还有一些人则把日本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包括大众消费，知识多元化和极其密集（仅在东京这个半径只有 6 英里的地区就聚集了 2500 万人）的情况下实现的人口稳定等视为向后现代推进的各种证据。最后，还有一些人发现，随着日本变得与西方越来越相似，它变得不再那么容易理解了，它的特质源于依然弥漫在该国心理中的那些模糊的“封建的”或“传统的”东西里。这样，我们常会想到那些散落的装着荷花和菊花的口袋，这些旧封建时代的美学象征被完好无缺地保存在一个与之相反的钢铁与电子的散乱的海洋里。

在这个模糊的形象背后存在着一个复杂而且难以琢磨的现代实体，

要想理解它必须深入其内部。为了做到这一点需要强调两个主题,对政治史学家来说,它们共同构成了理解现代日本的最基本的主轴。主题之一是官僚效率的普遍性,这一普遍性源于“官僚主义”的传统。在该传统中,高效的,可测度的行政表现被视为是实现国家福祉的核心。另一个与之相对的主题,虽然并不那么容易观察得到且更加难以捉摸,又在对官僚准则的至高无上性进行着否定。它强调一种古老的但又让人深切感受到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强调纯洁的人的心灵(人间性,心),强调(男)人身上所拥有的一种理想主义的忘我地创造并奉献的能力。这一价值观的一个更为现代的概念则把自己与民主价值观的至高无上性联系在一起,而民主价值观则是一个社会应该奉行的心灵与文化的准则。在当代日本,政治批判的历史是在针对官僚主义原则的一种理想主义的抵抗中形成的。

官僚主义在当代日本的重要性显然是无可争议的。它为日本崛起为一个现代工业强国奠定了基础。确实,没有人会否认日本在20世纪中期的惊人的工业化成就,这一成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对日本来说则是在太平洋战争的破坏性失败之后取得的。历史学家们都认为这种经济表现既不是偶然的,也不仅仅是移植了美国的资本和技术,而是在这个现代化的世纪开始之前就早已深深植根于日本自身的土壤。这种经济表现是一种在传统中积累起来的官僚管理的一部分,也是对在各种结构中有效行动的各种态度或一种复杂的反映的一部分,同时又是所有这些的全部。

不幸的是,这一传统的活力有时是被遮蔽的。日本工业体系对外的各种面貌显得很新。这些外观看上去要比日本人在太平洋战争之前拥有的任何东西都更有流线型也更有力量,而某些变化,比如工业产品的重点从纺织品转移到各种技术复杂的产品,则对此形象的形成起着促进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宪法的指导路线现在变成是“民主的”了,这与战前采用的路线完全相反,这个特别的要点常常被用于将日本的工业复

兴简单地归因于美国占领的副产品。

美军的占领并未给日本提供一个全新的领导或计划来实现工业复兴。它的初衷是为了看着日本人民走向民主与和平。因此，它对如下措施非常重视，如土地改革，反托拉斯立法（解散财阀）以及教育及警察权的下放。躲过轰炸的大型工业设施（只占全部的 25%）计划被拆除，而来自美国的援助（5 年间有大概 20 亿美金）则主要用于补充食品而非为工业复兴提供资本。占领军对日本未来的设想是一个民主、和平，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这一设想很清楚地体现在新宪法（在日本被视为麦克阿瑟宪法）的著名的第九条里，在该条中，日本以其主权保证永远不保留“陆军、海军和空军，以及其他所有战争潜力”。

然而冷战迫使占领者对其理想的立场进行了修正。它开始着重依赖日本自己的官僚与工业领导，于是，在日本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即最早于 19 世纪 80 年代开始形成并被采用的工业化的模式和官僚意识形态开始强有力地复兴。在日本领导手中，占领军最初的改革被修正了、抛弃了或被忽视了。拆散日本工业的政策被悄悄地抛弃了，而反托拉斯的立法（解散财阀）也慢慢地落满灰尘。教育体系重回权力中心，警察部队也一样。左翼的罢工和活动因被认为有碍经济复兴而受到压制。那些在战后不久受到清洗的高层官僚又被恢复在政府中任职。在麦克阿瑟自己的首肯之下，军队也建立起来了，因为每个国家都拥有保护自己的权利。³

在 20 世纪 50 年代，这一领导层参与到强有力的“建制”中^①。这时，该领导层潜伏在那些关键的机构里，这些机构包括经济企划厅、财务省、经济产业省、日本银行以及经济团体联合会（经团联）等，它委派企业代表与政府一道制定长期的规划。在政治上，这一领导层被整合进一个名

① 参见两本最近出版的书：Nathaniel B. Thayer, *How the Conservatives Rule Jap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9) 和 Haruhiro Fukui, *Party in Pow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为自由民主党的联盟,该党成立于1955年,这样战前的两个保守政党就携起手来。自民党一直在国会中保持多数席位,并且因此反过来又控制了内阁,这个政党成为一个强大的组织,它完全熟悉如何在战略上操纵政治庇护及讨好选民。

但是,正是这一领导层对政策的支持以及对大家共同拥有的工业化意识形态的支持使其变得非常强大且带有一种韧性。从一开始,人们就完全认同通过储蓄以及不借外债资本将从国家内部生产出来。节约出来的资本将用来创造出更多的资本,并将被投放到经过仔细遴选的经济目标上,而不是在国家内部平分。虽然人们被允诺所有人都将得到更好的经济福祉,但是,很明显的是,某些经济部门将得到明确的优待。所得税计划非常落后,从国际贸易中获得的利润可以用来抵税。消费税的征收对象既包括清酒和糖,同时也包括电子设备和家用电器,直接工资一直保持在相对低的水平上,而福利则以各种间接方式发放,比如通过奖金、住房津贴、交通补贴以及健康保险等——所有这些办法目的都是为了促进资本投资以及规范国内的消费水平。在“产业合理化”的名义下,那些达到或超过一定生产力水平的企业得到日本银行以及其他一些大型跨地区银行的贷款倾斜政策的支持。最后,作为不从外国借入资本的一个重要措施,国家领导主张日本应该实现粮食自给以尽可能少地将外汇花在进口食物上。为了实现这一点,全年收获的稻米都将以一个保护性的价格销售,以这种方式来刺激稻米的生产(在最近这些年保持在盈余的水平)并最大限度地提高贸易结构的效率。日本产业复兴的各种政策,包括经济增长的数字与事实经常出现在西方语言出版物的叙述里,在此就不讨论其细节了^①。

在这样一个持续的政策背后,却存在着一个意识形态的共识,那就是我之前提到过的应该予以关注的“官僚主义”。这一共识,常常比意识

^① 参见 Kozo Yamamura, *Economic Policy on Postwar Japan* (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67)。

形态显得拥有更多的锐气和相互尊重。这里面共同经历也在发挥着纽带的作用。这些“建制”的成员通常毕业于同一所重要的大学。他们每个人都通过了教育系统和考试程序用以选拔人才的各种严格的关卡——“考试地狱”，日本学生提到它时通常会痛苦地这么说。通过接受相同的理论上的、技术上的以及实践上的训练，他们非常清楚各自的能力，这也加强了这群精英的锐气。但是，这一锐气也导致他们拥有共同的意识形态预设。

这是一种成功的伦理，一种竞争性的苦行的伦理，它首先既是平均主义的也是精英主义的。它主张每个人都应该有平等的机会（非常明显该机会是通过教育提供的），但只有那些非常优秀的才能胜出。高等教育、政府和企业的领导位置或者简而言之保持国家福祉与尊严的任务将委托给那些成功者。这种更广泛的社会责任感经常被说成是“封建家长作风”的残余，实际它也确实是这样。然而，它背后的心理却非常复杂，并且最好把它当成对国家未来的一种官僚主义式的愿景，这里存在着一种强大的自信，尽管出现了短期的挫折，但官僚体制将会作为国家至关重要的基础而存留下来。理性的官僚治理所具有的至高无上性被确定为日本历史发展的中心，而且这一假设被当作核心政治现实而被投射进日本的未来。这样，受到称颂的就是 1868 年明治维新的官僚和管理的传统，而不是人们在封建历史中能够找到的个人的或具有领袖魅力的“仁”。通过官僚集体的专业知识，得到强调的是保持国家整体性的观点。

在日本的官僚体制中，对于社会和国家独立的唯物主义的观点明显在发挥着作用。它是一个朴素的但又有说服力的看法，深深扎根于日本的历史，并使这个国家仅仅依靠经济力量——富国——就确保了独立。虽然其在战前的刺耳言论被剥夺了，但统治阶层对这一经济官僚主义的信心依然不曾动摇。因此在日本，官僚服务并不仅仅是一个享有声望的职业或是一条通往积累大量个人财富的途径，它还是一项“使命”，即通